

## 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以文學解《莊子》 之探析

蔡錦寬\*

### 摘要

林希逸為南宋後期之理學家，其師承陳藻，為艾軒學派中之著名學者。他對莊子的接受，具體的表現在對《莊子》注疏之《莊子口義》一書。其《莊子口義》以口義形式解析評論深奧的《莊子》，援佛、道入儒，反映宋代學者之學術思潮；摒除以往及同時代重道輕文的莊學研究方法，開創對莊子注中之評價及鑒賞《莊子》文學藝術之先例，並給予細緻之評析與高度之讚美，這些特色具劃時代之意義，給後代莊學者許多的借鑒，為宋代莊學研究中重要注疏之作，也開啟莊學另一面向，豐富莊學之研究。本文針對《莊子口義》一書中解《莊子》文學之內容為主要論述，並探析林希逸對莊子文章的賞鑒。透過此研究，揭示莊學在宋代文學上之理論貢獻。

**關鍵詞：**林希逸、莊子口義、莊子

---

投稿日期：2014年3月26日，2014年7月18日修改完畢，2014年8月4日通過採用

\* 蔡錦寬，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生，E-mail: dkwt2006@yahoo.com.tw



## 壹、前言

在整個中國歷史之發展以儒、道二家思想對中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，而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都屬於道家經典。其中《莊子》，在中國各朝代上對它的研究，必定因著各特有之時代背景與思潮，而出現不同之成就與風貌。這些研究成果就累積匯聚成一部莊學史，成為一部中國學術史之縮影。故周啟成云：「歷代《莊》注都是從一定學術觀點出發的，一部莊學史反映了一部中國學術史。」<sup>1</sup>

熊鐵基在《中國莊學史》中提出，在兩宋時期，儒、釋、道三家都十分重視對《莊子》的研究，而使莊學研究的隊伍出現了多樣化的傾向。其中，特別是研究《莊子》的儒家學者增加，他們對《莊子》的重視和研究，促進了莊學的繁榮。<sup>2</sup> 歷代對《莊子》注疏者，皆透過注解，表達對《莊子》的理解及對莊子思想意涵之闡發，藉由注疏，呈顯自身對《莊子》之體會。而兩宋時期發展的思想主流，是上承先秦儒學而開展的心性之學，即宋明理學發展之重要階段。故宋代諸多對《莊子》進行注疏和研究作品中，由理學之觀點出發，詮釋《莊子》思想。體現此時期莊學研究之思想特色的注疏之作，則以林希逸所著之《莊子口義》最具代表性。<sup>3</sup>

林希逸（1193—1271）<sup>4</sup>，字肅翁，號竹溪，又號鬳齋，福建福清縣人。<sup>5</sup> 宋端平元年（1234），解試第一，次年省試第一，殿試中甲科

<sup>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鬳齋口義校注·前言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97），頁5。以下凡引皆稱《莊子鬳齋口義校注》。

<sup>2</sup> 熊鐵基、劉固盛、劉韶軍：《中國莊學史》（長沙：湖南人民，2003），頁314。

<sup>3</sup> 王安石〈莊周論〉、蘇軾〈莊子祠堂記〉、呂惠卿《莊子義》、陳祥道《莊子注》、林自《莊子注》、賈善翔《南華真經直音》、王雱《南華真經新傳》、陳景元五種莊子學著作，至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等宋代具有代表性的《莊子》注疏研究學者，及周敦頤、邵雍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等理學家的莊子觀，影響林希逸由理學之觀點出發，詮釋《莊子》思想。由於儒學發展到宋代已成為理學，而林希逸又是當時理學派別之一艾軒學派中的重要人物，他對莊子學說與儒學的整合，實際上主要已表現為莊子學與理學的整合。參見方勇：《莊子學史》第二冊（北京：人民，2008），頁23、119。

<sup>4</sup> 有關林希逸之生卒年，一直是學界尚未確切之定論。參見簡光明：《林希逸莊子口義研究》，（臺中：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1），頁7、18；及池田知久：《莊子——「道」的思想及演變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1），頁647。

<sup>5</sup> 參見陳起：《江湖後集》，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），第1357



第四人。宋理宗端平二年（1235）進士，為平海軍節度推官，為官以清白稱。<sup>6</sup> 淳祐六年（1246）遷秘書省正字，為人正直，常直述政見。<sup>7</sup> 且為南宋後期之理學家，其師承陳藻，為艾軒學派中之著名學者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曰：「希逸之學本於陳藻，藻之學得於林光朝。所謂樂軒者，藻之別號；艾軒者，光朝之別號。凡書中所稱先師，皆指藻也。」<sup>8</sup>

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所呈現的注疏特色與思想內涵，展現宋代莊學研究之重要面向，為重要的代表作。因此，在歷代莊學之研究中，對《莊子口義》多有論及，如郎擎霄在《莊子學案》一書的〈歷代莊學評述〉中，以林希逸為宋代治《莊》之重要注家<sup>9</sup>；熊鐵基《中國莊學史》中，也以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為宋代《莊》注的重要代表，而專立節目論之；<sup>10</sup> 另方勇《莊子學史》亦以一章四節論之。<sup>11</sup>

在北宋時，歐陽修糾正宋初古文家以「道」代「文」之偏頗，開始重視文章本身有表達功用，若離開文章，可能會失去思想的載體。<sup>12</sup> 自艾軒學派開始，文學慢慢受到理學家之普遍重視。<sup>13</sup> 《莊子》一書，就

冊，卷十，頁1；今人昌彼德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（臺北：鼎文，1974），頁1387。

<sup>6</sup> 徐景熹等纂：《福州府志》，收入於《中國方志叢書》（臺北：成文，1967），第72號，卷四，頁51。

<sup>7</sup> 陳騭：《南宋館閣續錄》，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），第505冊，卷九，頁6。

<sup>8</sup> 參見林希逸：《虞齋考工記解》，〈提要〉，頁1-2。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），第95冊。

<sup>9</sup> 郎擎霄：《莊子學案》（上海：商務，1934），頁336。

<sup>10</sup> 熊鐵基等人：《中國莊學史》，頁401-427。

<sup>11</sup> 方勇：《莊子學史》，其第二冊第五章林希逸的《莊子口義》以四節論之：對舊說舊注的成因與批評；對莊子學說與儒學、佛理的大力整合；對《莊子》文字、筆法、意境的多所評析；《莊子口義》在中國、日本歷史上的影響。頁106-140。

<sup>12</sup> 參見劉大杰：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下卷，（天津：百花文藝，1999），頁61-62。其言：「歐陽子（歐陽修）在轉移風俗與改革文學兩方面，確有不朽功績，……歐陽修及同志們所提倡的文學運動，雖時時以明道致用等口號相標榜，但他們仍有文道兼營二者並重之意。故其理論雖有時稍嫌偏激，還沒有迂腐不堪之弊。三蘇在這一方面，更有重文的傾向。」

<sup>13</sup> 艾軒學派在南宋理學流派中有一特色，即義理文章並重。艾軒學派林亦之（林希逸的太老師）對於二程反對文章之學的觀點，曾提出異議：「孟柯氏以來，千有餘年，乃得一程子。惜夫恥於論文，故六經事業亦有闕而未備者，信乎此道之難也。學者欲無愧於六經，無愧於周公、仲尼，則學問固為大本，而文章亦不得為末技也。」林希逸亦云：「初疑漢儒不達性命，洛學不好文辭，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，自福清兩夫子（指林亦之與陳藻）始，學者不可不知信從也。」可見，艾軒學派是重視文學本身的價值。這肯定文學之價值主張，隨著時間的考驗，自然會影響其他的理學家們。林亦之和林希逸所言，參見清·李清馥：《閩中理學

其本體定位而言，為一部哲學著作，然它的寫法融合地使用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，描繪出多幅風俗世態與神話傳說的圖畫，並使用恢詭譎怪之藝術手法，因此明顯地在審美形態上與其它先秦諸子書不同。

艾軒學派在南宋理學流派中最大的特色，即義理和文章並重。林希逸認為不可只偏重義理的探究，而忽略文學之重要與價值。對於《莊子》之注疏與理解，除了義理闡發之外，有意識、系統地以文學手法解莊、評莊，肯定莊子書中所呈現之文學價值，還是濫觴於林希逸的《莊子口義》。誠如簡光明先生肯定所言：「現存《莊子》注中，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為討論莊子文章結構的開山之作。」<sup>14</sup>

林希逸對《莊子口義》闡釋方法提出一個總說明，點出《莊子口義》三個主要特點：一、以儒解莊；二、以佛解莊；三、以文解莊。本文以《莊子口義》「以文學解莊」為主要研究場域，根據上述等學者們對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研究的文獻提供，繼承前人的見解，對林希逸解《莊子》文學之內容做論述重點，並探析林希逸對莊子文章的賞鑒，驥能進一步對《莊子》文學之理解，揭示莊學在宋代文學上之理論貢獻。

## 貳、《莊子》字義「皆與吾書不同」

林希逸在闡釋《莊子》思想之過程中，指出《莊子》字義每與儒家經典不同之特徵。闡明儒道字義之異，對《莊子》注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，因別異方能明同，才能使讀者對莊、儒用字有更好的把握。他於《莊子口義·發題》云：「況此書所言仁義、性命之類，字義皆與吾書不同。」<sup>15</sup>〈大宗師口義〉亦云：「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惡，凡此字義，皆與聖賢不同」<sup>16</sup>之語，則知林希逸所指主要是《莊子》中諸如「禮樂」、「仁

淵源考》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），第530冊，頁19-21。

<sup>14</sup> 簡光明：〈莊子評註初探——以《莊子口義》、《莊子因》為主之考察〉，《逢甲中文學報》1（1991），頁220。

<sup>15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發題〉，頁1。林希逸師承陳藻，「以宣揚儒家聖賢之教為本，陳藻曾對林希逸說：『佛書最好證吾書。』」（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前言，頁2。）吾書指的是儒家之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等書。林希逸〈發題〉中云：「吾儒書中未嘗有此，五難也。」「是必精於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等書。」頁1。「吾書」也有說明林希逸是站在儒家立場之含義。

<sup>1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123。



義」、「性命」一類詞義與儒家經典詞義不同。

〈馬蹄口義〉云：

莊子以禮樂為強世，故曰性情不離，安用禮樂！若孟子曰：「『節文斯二者』，『樂斯二者』，聖賢之言也。」此書禮樂仁義，字義不同，並以為外物矣。<sup>17</sup>

同為禮樂仁義，在莊子與孟子之筆下出現，就須分別觀之。〈駢拇口義〉云：

與生俱生曰性，人所同得曰德。……似此性德字義，皆與聖賢稍異。……莊子與孟子同時，孟子專言仁義，莊子專言道德，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，亦有高妙處，但言語多過當。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，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，讀者當知，自分別可也。<sup>18</sup>

林希逸云：「讀者當知，自分別可也。」提示讀者自己可分別，孟子認為仁義出於本然，莊子則認為並非出於本然，故同為「仁義」二字，在莊子與孟子之思想中就有不同的意義。〈在宥口義〉云：

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，親而不可不廣者仁，此語不入聖賢條貫，所以流於異端，須莫作《語》、《孟》讀方可。<sup>19</sup>

又如前所述，〈駢拇口義〉云：「似此性德字義，皆與聖賢稍異」，可見，《莊子》中某些概念與儒家之範疇實有所不同，林希逸提出關於《莊子》中「仁義」等詞義「皆與吾書不同」之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。然林希逸區分此類相異，認為孟子仁義出於本然，與莊子認為非出於本然，可視為同「仁義」二字，可見，林希逸表面在於提醒讀者注意區別，背後重點仍放在會通莊、儒。

<sup>17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50。

<sup>1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41-142。

<sup>1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81。



林希逸又指出《莊子》中還有其它字義與儒家經典也有所不同，如〈在宥口義〉云：

此聖字止近似能字，猶今言草聖之聖也。故於盜，亦曰妄意室中之藏，聖也。此皆字義不同處，讀者當自分別，不可與《語》、《孟》中字義相紊亂。……主者，天道，是以道心為主也；臣者，人道，是使人心聽命也。此臣主字，不是朝廷君臣，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，誤矣！此是一身中之君臣，〈齊物論〉曰：「其遞相為君臣乎，其有真君存焉？」當如此看，可也。……須莫作《語》、《孟》讀方可。<sup>20</sup>

林希逸以「能」字解釋「聖」字，以「一身中之君臣」解釋「主」、「臣」二字之關係，雖不一定完全合乎文意，但至少能使讀者從儒家有關名詞概念之束縛中解脫出來。如〈德充符〉篇注亦云：「德之和者，與天地四時同也。此和字非若《中庸》所謂中節之和而已。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。」<sup>21</sup> 這類注釋能啟發讀者去認識《莊》文詞語之真正涵義。

此外，林希逸在解說內、外、雜篇方面，大致上承因歷代學者之說法，認為「莊子……所著之書名以《莊子》，自分為三，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。……，外篇、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，內篇則立為名字，各有意義，其文比之外篇、雜篇為尤精，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。」<sup>22</sup> 但儘管如此，對於《莊子》中那些不能按本義加以解釋的字，林希逸一一作了探求，此中有令人耳目一新；其所下的注疏之功，確實擺脫前人注解之束縛，開闊讀者之視野。

如〈養生主〉云：「緣督以為經」<sup>23</sup> 句，林希逸注曰：「督者，迫也，即所謂迫而後應，不得已而後起也。游心斯世，無善惡可名之跡。但順天理自然，迫而後應，應以無心，以此為常而已。」<sup>24</sup> 〈齊物論〉云：

<sup>2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64、181。

<sup>2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84。

<sup>22</sup> 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·發題》，頁 1。

<sup>2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（臺北：漢京，1983），頁 115。

<sup>2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48-49。



「振於无竟」<sup>25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此振字，便是逍遙之意」<sup>26</sup>，〈人間世〉云：「天下有大戒二」<sup>27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大戒者，大法也。」<sup>28</sup> 〈德充符〉云：「今吾來也，猶有尊足者存」<sup>29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尊足者，性也」<sup>30</sup>，〈大宗師〉云：「玄冥聞之參寥，參寥聞之疑始」<sup>31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玄冥，有氣之始。參寥，無名之始。疑始，又是無始之始。」<sup>32</sup> 〈大宗師〉云：「然而至此極者，命也夫！」<sup>33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命者，自然之理也。是所謂大宗師也。」<sup>34</sup> 〈應帝王〉云：「合氣於漠」<sup>35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。」<sup>36</sup> 〈駢拇〉「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」<sup>37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屬性，猶言留意也。」<sup>38</sup> 〈在宥〉云：「天下好知，而百姓求竭矣。」<sup>39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求竭者，言下無以應之也。」<sup>40</sup> 〈天地〉云：「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」<sup>41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此一字便是無字。」<sup>42</sup> 〈繕性〉云：「軒冕在身，非性命也」<sup>43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性命，天爵也」<sup>44</sup>，〈田子方〉云：「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」<sup>45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禮儀，有為之學也」<sup>46</sup>，林希逸甚至對《莊子》中出現的很多不同的字眼，也都在作了認真分析後，用相同之意作解。如〈大宗師〉云：「亡身不真，

<sup>2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08。

<sup>2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43。

<sup>27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55。

<sup>2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68。

<sup>29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02。

<sup>3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89。

<sup>31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56。

<sup>3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13。

<sup>3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86。

<sup>3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24。

<sup>3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94。

<sup>3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28。

<sup>37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27。

<sup>3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43。

<sup>39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73。

<sup>4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67。

<sup>41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24。

<sup>4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95。

<sup>4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558。

<sup>4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57。

<sup>4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704。

<sup>4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316。



非役人也。」<sup>47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真，自然也」<sup>48</sup>，「故其好之一也，其弗好之也一。」<sup>49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一，自然也，造化也。」<sup>50</sup> 〈馬蹄〉云：「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！」<sup>51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道德，自然也」<sup>52</sup>，〈天地〉云：「愛人利物之謂仁」<sup>53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天，自然也」<sup>54</sup>，這些可算是《莊子》中的義同字異現象。林希逸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此來證明《莊子》中有非「莊子」本人所撰的作品，其學術意義甚大，對後世的《莊子》篇目等研究所起的影響也是相當積極的。<sup>55</sup>

林希逸通解全書之初衷是值得肯定的，但對任何一字皆務明訓詁，過多的字義訓詁往往使得正解無法一氣貫通，反而使文義之串言顯得零落，以致客觀效果不理想。例〈馬蹄〉中有些原文，文意清楚明白，一般讀者都可讀懂，完全沒有逐字逐句解釋之必要，只須發揮其精義即可。但林希逸用類似的語言進行注解，把整段文章又重新梳理一遍，這種過於繁瑣的訓詁、注疏，反將讀者之思路不時打斷，影響一氣讀下去的愉悅感。

## 參、對《莊子》文章技法之分析

### 一、分析文脈

所謂「文以載道」雖以道為主，但六經的文辭之美，也在古文家「因文以明道」之理論下被發掘並得以闡揚。<sup>56</sup> 如前所述，林希逸因有師門

<sup>47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32。

<sup>4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03。

<sup>49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34。

<sup>5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05。

<sup>51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3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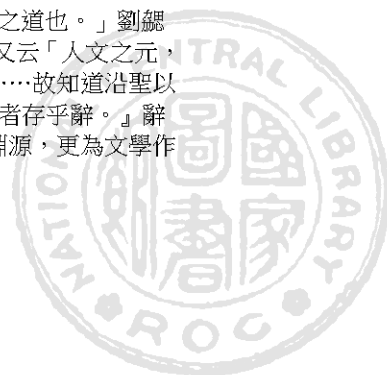
<sup>5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50。

<sup>5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06。

<sup>5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85。

<sup>55</sup> 參見方勇：《莊子學史》第二冊，頁 116。

<sup>56</sup> 《文心雕龍》首卷即開示「文原於道」的思想。其云：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」劉勰認為道即自然，言文學本源於自然。此一「自然」的文學學觀，貫串全書。又云「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……玄聖創典，素王述訓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。……故知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以明道，旁通而無滯，日用而不匱。《易》曰：『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。』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乃道之文也。」聖人製作之經不但是後世各體文章之淵源，更為文學作



之教，故知文章血脈，在注解《莊子》時，有意識的對莊子為文之法加以闡明。他將《莊子》當作文學作品，欣賞其文辭之妙，探討其為文之法。林希逸所謂「文字血脈」，實際上就是把文章看一個人的身體，把文章之結構看作人體血液流動的脈絡，唯有掌握文章的血脈，才能欣賞到《莊子》的行文之妙。文章之結構，重要的是文章的起語和結語，<sup>57</sup> 故林希逸十分重視文章的起語和結語，對《莊子》篇章之中文脈的分析是評論莊子文章的重要內容。

### （一）《莊子》文章的起語，不拘一格

林希逸論文字血脈，首先要注意到起語。起語是文章進入讀者視線的開始，要能緊緊吸引住讀者的注意力，且須點明題意，方可有效地宣揚自己的理念。如〈繕性〉篇首段以：「繕性於俗學，俗學以求復其初；滑欲於俗，思以求致其明；謂之蔽蒙之民。」<sup>58</sup> 為起語，簡潔有力。林希逸注曰：

文字起語最難，如此喝起三句，方說古之治道者，真是好文字，東坡言因讀《莊子》而悟作文之法，履之而後知也。<sup>59</sup>

文章主旨在論古之治道者，卻用〈繕性〉作為起語，這是通過反襯手法來點明主題，因此林希逸認為是好文字。欲要文章起語新穎突出，必須

---

品之思想與藝術樹立標準。劉勰認為聖人所作之文，以創作方法來看是內容形式並重，二者皆優美。因聖人根據自然之道的精神來創造，以發揮作品的教化之力。文章之所以能夠鼓動天下，因其體現自然之道的精神。參見梁·劉勰著，戚良德撰：《文心雕龍校注通譯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2008），頁1、3、7；另「文以載道」出自宋·周敦頤《通書·文辭》，參見繆天華：《成語典》（臺北：復興，1988），頁388。

<sup>57</sup> 文章的結構可依文體而異，以組成部分而言，可分為起語、結語和正文三部份。其中，起語是文章立言之始，好的開頭，有助於展開下文、表達主題和拓展作者思路，並能有效吸引讀者展開一段閱讀之旅；結語是文章收束之部份，其作用為總攬文意，總結全文的重要句點，好的結語，可使文章首尾圓合，義達氣暢，並能餘韻嫋嫋，回味無窮。參見宋·呂祖謙著，仇小屏研究編論：《古文關鍵》（臺北：萬卷樓，2010），〈總論作文法〉，頁151-157；宋·陳騭著，王利器校點：《文則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，1998），頁17-20。

<sup>58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一書對於〈繕性〉篇首段的句讀是為：「繕性於俗，俗學以求復其初；滑欲於俗，思以求致其明；謂之蔽蒙之民。」，頁547。但於此當依歐陽景賢、歐陽超所著《莊子集譯》一書之考證，句讀為：「繕性於俗學，以求復其初；滑欲於俗思，以求致其明；謂之蔽蒙之民。」為是。參見歐陽景賢、歐陽超：《莊子集譯》（臺北：里仁，2001），頁605-606。

<sup>5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252。



在實際的創作過程中加以體悟，如蘇軾之文章起語，不落俗套，別有新意，林希逸認為這是《莊子》影響他悟出作文之法，故特地拈出。

在〈在宥〉以「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」<sup>60</sup>起句，林希逸注曰：

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，此篇又做一句破題，又是一體。<sup>61</sup>

破題亦曰起語，通常以兩句破開題意，字數雖少，卻含意深刻，有利於後文中進一步論述。〈在宥〉篇破題點出無為而治之政治理想，使後面「貴以身於為天下，則可以托天下；愛以身於為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。」<sup>62</sup>的主題得以暢快表達，故特意點明。

〈天運〉篇開首「天其運乎？……孰居無事而披拂是」<sup>63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

此數行，句句精絕。……五箇乎字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……如此設問，豈不奇特？<sup>64</sup>

文篇開首一連設列十幾個設問起語句，確有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之一瀉千里之氣勢，使讀者之注意力能被緊緊吸引，林希逸贊嘆，在他看來，這樣的起語可謂天下獨一無二，無人能比。

從以上所舉三篇，說明《莊子》的起語，不拘一格，變化多端，為獨有之特色，故林希逸言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。他引蘇軾之言與自身之體證相為印證，凸顯出《莊子》文學筆力之深厚。

## （二）《莊子》文章的結語，十分巧妙

林希逸重視文章的開頭與結尾，以此為作文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。而一篇文章之「結語」為作文時最難的部份。對於《莊子》的結語，林希逸似以為更有規律可循，也更有意味和技巧，因此著墨頗多。他在〈胠

<sup>60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64。

<sup>6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虞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62。

<sup>62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69。

<sup>6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93。

<sup>6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虞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26。



篋口義》說過：「〈逍遙遊〉曰，湯之問棘也是已，起語也；此曰三代以下是已，結語也。起結雖異，同一機軸也。」<sup>65</sup> 可見，既要有好的起語來定格文章之氣韻，也要有相應的結語來提昇文章之精神。

林希逸闡釋〈養生主〉「庖丁解牛」之寓言故事時說：

為善無近名以下，正說養生之方，庖丁一段，乃其譬喻，到此末後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，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，須子細看。

66

「庖丁解牛」乃以寓言故事方式顯達莊子之意旨。意在告訴人們前面一大段譬喻，無非是養生之方，莊子只用四字收束全文，點出主旨，省去很多筆墨，起了畫龍點睛之作用，具有藝術魅力，須仔細斟酌。莊文中常以譬喻作結，林希逸認為這種結語十分巧妙。

〈天下〉篇首段以「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為天下裂」<sup>67</sup> 作結，林希逸注曰：「此一句結得極有力，亦極為好文字」<sup>68</sup>。這段話描述古代道術完備周全，如今道術各執一端的概貌之後，以「後世之學者，……」為結語，既對道術的不周遍結果作了提示，又為下文分門別派的討論各家道術作了鋪陳。所以林希逸贊嘆「結得極有力，亦極為好文字」。又〈秋水〉篇云：「至德者，火弗能熱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禽獸弗能賊，非謂其薄之也，言察乎安危，寧於禍福，謹於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。」<sup>69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水火禽獸四句，著四弗能字，卻以非謂一句結之，看他語脈，極是下得有力。」<sup>70</sup> 認為莊子結語很有力量。

除了段末結語，篇末亦須有結語收束全文，這類結語不但要新穎獨特，更須使文句之後一字皆添不得，如此收結，方可稱巧妙。林希逸認為，《莊子》一書搖曳多姿，特別欣賞內七篇的篇末結語，因內七篇的

<sup>65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61。

<sup>6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52。

<sup>67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069。

<sup>6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〈齊物論〉，頁 502。

<sup>69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588。

<sup>7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69。校注：「禽獸」下原有「盜賊」二字，因莊子原文並未提及「盜賊」，故從宋本刪去。



結語各各有別。在〈應帝王〉篇末，他總結說：

文字最看歸結處，如上七篇，篇篇結得別。〈逍遙游〉之有用無用，〈齊物論〉之夢蝶物化，〈養生主〉之火傳也，〈德充符〉之以堅白鳴，〈大宗師〉之命也夫，自是箇箇有意。到七篇都盡，卻粧撰儻忽渾沌一段，乃結之曰：七日而渾沌死。看他如此機軸，豈不奇特！《中庸》一篇起以「天命之謂性」三句，結以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，至矣」，此亦是文字機軸，但人不如此看得破耳。

71

由於內七篇結語特別，林希逸特地拈出，提醒讀者閱讀《莊子》時，不但要領悟《莊》文之絕妙義理，亦要善於欣賞其起結之妙巧，他並進而指出，《莊子》歸結之法，與《中庸》之結語乃同一機軸，讓讀者在對比中能有更深刻的體會。

同樣對於〈養生主〉、〈齊物論〉等篇末之結尾都持有這樣的探討，其言曰：

此三句，奇文也，死生之理，固非可以言語盡。且論其文：前面講理，到此卻把箇譬喻結末，豈非文字絕妙處？<sup>72</sup>

此篇立名，主於齊物論，末後卻撰出兩箇譬喻，如此其文絕奇，其意又奧妙，人能悟此，則又何是非之可爭！<sup>73</sup>

用譬喻結末，正是莊子弄筆之處，〈齊物論〉以罔兩與影子的對話及「莊周化蝶」二喻做收束，〈養生主〉則以「薪盡火傳」之喻做結尾，兩篇都以譬喻作結，「薪盡火傳」重申「養生」之道，「罔兩問影」、「莊周化蝶」則點明「齊物」之意，這確為莊子文字奇妙之處，有畫龍點睛之效果。

<sup>7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36-137。

<sup>7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養生主〉，頁 55。

<sup>73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齊物論〉，頁 45。



在林希逸看來，莊子結尾精練有力，能夠總束上文，同時兼論義涵的闡發及文學之技巧奇特與精彩，表現高超的文學藝術。

### （三）《莊子》文章首尾相貫，結構完整

作文除了首尾起結之語，還須注意文字承上啟下的轉換之處，即首尾相貫。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在遣詞、行文技巧及起語、結語精采外，莊子文章首尾相貫、結構完整亦是他所推崇的。他並認為莊子文章篇幅雖長，但自有其行文理路，段落與段落間都能環環相扣。如他評〈齊物論〉時說：

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，既解以明二字；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，又解因是二字；卻直至此處，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。文勢起伏，縱橫變化，綱領自是分曉。僕嘗謂〈齊物論〉自首至尾，只是一片文字，子細看他下字，血脈便見。<sup>74</sup>

林希逸注文中明言，〈齊物論〉每一段的論述，承接上有所承，「以明」和「因是」是這段文字的論述關鍵。故文中分層次對二者加以解釋，段末以「以明」結之，既與前文相呼應，又使得文章縱橫變化，搖曳生姿，呈現《莊子》文中承上啟下的轉換之妙，自首自尾，條理分呈而相互貫通，這是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文章通篇精彩之處。

又如〈刻意〉論云「吐故納新，態經鳥申」<sup>75</sup>之後，連下數個「故曰」，林希逸注曰：

此篇只是一片文字，自此以下，連下許多故曰字，臨末用一譬喻，卻以野語有之為結，須子細看他筆勢波瀾。<sup>76</sup>

林希逸言此篇只是一片文字，通篇條理井然，首尾相貫有序，而井然有序中結語之運用，不可採用固定之模式，只有別出心裁，富於變化，才

<sup>7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30。

<sup>7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535-546。

<sup>7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247。



能使文章生動活潑。因此需仔細推敲，才能領會《莊子》文章之筆勢與行文的波瀾。

作文最注重開頭和結尾，要做到首尾照應，始卒若環，非有大筆力不可。而要在結尾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則更難，《莊子》文章的結尾，常常以巧妙的寓言和譬喻收勢，其寓言、譬喻既精妙，又往往不說破，造成一種含蓄蘊藉的境界。<sup>77</sup>

## 二、分析文勢筆勢

《莊子》文章難讀之重要原因為「行文跳脫無比，前後缺乏連貫性，看起來十分鬆散，經林希逸分析後，文章氣韻貫通，生機勃發，頓成靈境。可以說《莊子》在他的筆下活了起來。不僅如此，林氏以為莊文那種抑揚起伏的筆勢也充滿了動盪變化之美，奇特而又有意味。」<sup>78</sup> 此開顯出林希逸對莊子為文有深刻的體會。林希逸因有師門之教，知文字血脈，故經他對莊子為文之法加以闡明後，可讓讀者思路豁然開朗。

### （一）《莊子》文勢富於變化，審美意境微妙

莊子文章的起伏跳躍確有其妙處，但除了強調筆勢外，林希逸還強調為文之法，對《莊子》文勢作分析。如〈齊物論〉中描寫「夫大塊噫氣」<sup>79</sup> 之地籟一段之下，林希逸注曰：

此段只是說地籟，卻引說後段天籟，自是文勢如此。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，亦天籟也，固是如此；風非出於造化，出於何處？然看他文勢，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，庶見他血脈綱領。<sup>80</sup>

地籟雖然引發了天籟之說，但是卻又不點破此層之意，仍然只言地籟。其實這是對話、行文上常有的事情。林希逸深究其血脈綱領，認為地籟

<sup>77</sup> 李見勇：〈《莊子》研究的新突破——論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〉，《內江師範學院學報》1（2007），頁 51。

<sup>78</sup> 李波：〈評點視角下的林希逸《莊子》散文研究〉，《重慶社會科學》11（2006），頁 62。

<sup>79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5。

<sup>8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虞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5。



亦天籟也，但莊子並沒有點破，引出天籟後仍只說地籟，這可能包蘊其暗藏話頭之機心，顯示出其含蓄蘊藉的行文特點。

可見，對於每一篇文章如何破題、如何收束、有些什麼樣的機杼，又是怎樣縱橫起伏，林希逸都給予高度關注，也給讀者欣賞《莊子》文章提供諸多啟示。但言血脈筆勢是重在揭示為文之法。《莊子口義》中，論文法之處頗多，以下略舉數例，以見林希逸所謂的為文之法：

前說地籟，後說天籟，卻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，此亦是文法，讀《莊子》之文，須如此子細檢點，庶得箇入處。<sup>81</sup>

四方皆有風，此言起北方者，順天形而言之，天倚於北，則風自北來。或西或東，或上或下，彷徨，往來之貌，言上不言下，文法也。<sup>82</sup>

方祭之時，既殺此牲，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。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，謂之不可散，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，……五臟只舉百葉，四體只舉胾，文法也。<sup>83</sup>

上言三子，此但以惠子之辯為結，亦是文法也。<sup>84</sup>

以上所謂「文法」，為求文辭簡潔，避免敘述繁冗拖沓而做的省略。天籟、地籟、人籟不一一描述，故取天籟、地籟為代表，對人籟則不再繁瑣地詳加描繪。同樣，四方之風只言「上」，四體只舉「足指」，三子只以「惠子」結，亦足矣。舉例時，盡可使用誇飾之手法製造氣勢，但描述時，卻一定要有重有輕，必要時作一定的省略，使文章更為精練。

文法的另一義則指「文章伸縮之法」，意謂文辭長短雖參差不齊而其中自有法度。如〈秋水〉篇云：「河伯問大天地而小毫末，可乎？」<sup>85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

自是故大知而下，是解上面數句，其辭伸縮長短，齊而不齊，此

<sup>8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齊物論口義〉，頁15。

<sup>8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天運口義〉，頁226。

<sup>83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庚桑楚口義〉，頁366。

<sup>8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齊物論口義〉，頁30。

<sup>8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568。



文法也<sup>86</sup>。

所謂「齊而不齊」是指《莊子》文章句式富於變化，看似無規則而其中自有條理，這種「伸縮長短」正是「文法活處」(〈秋水〉)。不僅如此，在句式結構上，《莊子》亦經常不拘一格，使用倒裝、轉換等多種句法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。例：

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，皆是一意，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，文法也。

87

此頌四句，本無別意，添作一轉，便成節奏，此是作文之法。<sup>88</sup>

其易也三字，莊子文法，若他人，則曰唯大人則易之也。<sup>89</sup>

強其力所不能，必以偽應之；強其智所不及，必以欺應之；過取而無厭，必為盜以輸之。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，又誰責乎！三句一體，即就下句盜竊上結，非惟此一句，意易明，亦文法也。

90

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為文之法與一般使用語言文字之習慣大相徑庭，其多變不居，有法而無定法，且能夠突破舊有框架而自創新格。

林希逸揭示《莊子》為文之法，對《莊子》文勢的起伏抑揚進行評論，於此，陳紅映即以「注重分析莊子文章妙處，為莊學研究拓寬了領域」為《莊子口義》之重要特色。<sup>91</sup>可見，文勢抑揚起伏，為林希逸進行文學鑑賞所重視的審美標準。他認為《莊》文不僅僅在形式上能帶給人抑揚頓挫的美感和韻味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變化上能將人帶入一種極致

<sup>8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63。

<sup>87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徐無鬼口義〉，頁 380。

<sup>8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天運口義〉，頁 232-233。

<sup>8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知北遊口義〉，頁 329。

<sup>9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則陽口義〉，頁 407。

<sup>91</sup> 林希逸著，陳紅映校點：《南華真經口義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，2002），頁 3。



的審美意境。在闡釋〈至樂〉篇「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」<sup>92</sup>一段時說：「文字之妙，絕出千古」<sup>93</sup>；在〈應帝王口義〉云：「若鏡數句，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，文勢起伏，豈不奇哉！平淡之中自有神巧，此等文字也。」<sup>94</sup>又〈達生〉篇注曰：「先設喻，後以二事實之，文勢亦奇。」<sup>95</sup>此處指文章語句緊密，氣韻貫通，具審美意境。

## （二）《莊子》筆勢充滿動盪變化之美

對於《莊子》文章的筆勢，林希逸很強調，「這和唐宋古文家的文氣論十分相近，不過韓愈、蘇轍講氣，重在作家的修養，林希逸則重在文章風貌的分析。」<sup>96</sup>林希逸評論〈大宗師〉「夫藏舟於壑」<sup>97</sup>一段時云：

說得一節高一節，此是莊子之筆勢，若聖賢之言，則平易而已。  
98

林希逸評論〈大宗師〉「女偶聞道」一段時云：

三日、七日、九日不必強分解，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。<sup>99</sup>

又〈天運口義〉云：

敬孝，猶有迹也，愛孝則相忘矣，自此以上，曰忘親，曰忘天下，天下忘我，但要一節高一節。<sup>100</sup>

這是說莊子文氣的貫通緊湊，與儒家文章的平易大不相同，其文氣貫

<sup>92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625。

<sup>93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83。

<sup>9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35。

<sup>95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91。

<sup>96</sup> 張梅：〈《莊子口義》對《莊子》文學的分析〉，《北京科技大學學報》20.1（2004），頁 15。

<sup>97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43。

<sup>9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08。

<sup>9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11。

<sup>10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29。



通，且節奏緊湊，一節高過一節。《莊子》筆勢一節高過一節的文意內涵，不必執著其數字，這是《莊子》文章一貫充滿動盪變化之筆法。

〈大宗師〉云：「若然者，過而弗悔，當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慄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。」<sup>101</sup> 林希逸曰：「兩若然者，此是莊子筆勢。」<sup>102</sup> 兩個「若然」一氣而下，確能給讀者以淋漓暢快之感。這亦顯示《莊子》筆勢起伏充滿變化，林希逸〈齊物論口義〉云：

此篇立名，主於齊物論，末後卻撰出兩箇譬喻，如此其文絕奇，其意又奧妙，人能悟此，則又何是非之可爭！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之意。首尾照應，若斷而復連，若相因而不相續，全是一片文字。筆勢如此起伏，讀得透徹，自有無窮之味。

103

《莊子》文章抑揚起伏的筆勢變化，技巧多樣，若能「讀得透徹」，細細體會，別具慧眼，即能在《莊》文之文字血脈中體現無窮之趣味。

林希逸很欣賞莊子文章的抑揚變化，在〈至樂口義〉云：

雖然，惟無為可以定是非，如此數句，須識他文字抑揚起伏，方見好處。……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，只是一片文字，起伏抑揚，最好玩味。<sup>104</sup>

莊子文章變化多端，其高低起伏處常讓人眼花撩亂，目不暇接。林希逸對〈至樂〉最末一段「列子行食於道從」<sup>105</sup> 特別讚賞：

其意固止如此，而文字之妙，絕出千古。整齊中不整齊，不整齊中整齊，如看飛雲斷雁，如看孤峰斷坂，愈讀愈好。<sup>106</sup>

<sup>101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26。

<sup>10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99。

<sup>103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45。

<sup>10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77-278。

<sup>10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623。

<sup>10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83。



林希逸認為，此段話語之妙，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<sup>107</sup>，如欣賞人間絕景，道不盡之「飛雲斷雁」、「孤峰斷坂」。「整齊中不整齊，不整齊中整齊」，主要指文章句式變化中所形成的一種語言風貌。於此既符合文句章法，同時又變化多端，為一種長短不齊、搖曳多姿的語言風貌，此兩句用來形容《莊》文頗為恰當。這種縱橫變化之筆勢，林希逸稱它為「瀾翻」或「波瀾」。〈天地〉篇云：「孝子不諛其親」<sup>108</sup>一段，林希逸注曰：「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，而莊子以為，道必出於一世之上，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，乃如此發明一段，筆勢瀾翻，信不可及。」<sup>109</sup>可見，《莊子》文章中縱橫變化之筆勢與行文的波瀾，抑揚起伏，充滿動盪變化之美。

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文學所以如此突出，與其善於摹寫的寫作功力有極大的關係，《莊子》文字下得錯落有致、搖曳多姿，讀之如同欣賞美妙的圖畫，給人之美感，確可謂「絕出千古」。正因為林希逸是以審美的眼光來賞析《莊子》，因此《莊》文中多處的描寫，在他的眼中充滿詩情畫意，他每以「畫筆」來稱之。如將〈齊物論〉「莊周夢蝶」<sup>110</sup>的寓言故事和〈漁父〉篇「(漁父)乃刺船而去，延緣葦間」<sup>111</sup>的情節說成是「畫筆」<sup>112</sup>，將〈養生主〉「庖丁解牛」<sup>113</sup>說成是「畫出一個宰牛底人」<sup>114</sup>，將〈馬蹄〉篇「夫馬，陸居則食草飲水」一段說成是「分明是一個畫馬圖」<sup>115</sup>，將〈在宥〉篇「雲將東游，過扶搖之枝」<sup>116</sup>一段說成「畫得自妙」<sup>117</sup>。在林希逸看來，莊子儼然就是一個技藝高超的畫家，稍稍幾筆即能將筆下之人物勾勒得形神華尚，透過他的注文中，說明《莊子》刻畫描摹極為成功。

<sup>107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天運口義〉，頁 226。

<sup>108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47。

<sup>10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04。

<sup>110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12。

<sup>111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034。

<sup>11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51。

<sup>11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17。

<sup>11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49。

<sup>115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51。

<sup>116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85。

<sup>117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73。



### 三、分析鼓舞變化

「鼓舞」是林希逸對於莊子文章在表現手法上的一個獨特的總結。林希逸認為，由於莊子每以「過當」、「過高」之言來批評儒家義理，這使「過當」、「過高」逐漸成了他的慣用手法，導致筆端每「鼓舞變化」，因而人們在研讀時要高度關注這一現象，「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」。

「鼓舞」既是用來判斷莊子本意、以儒解莊時的一種工具，也是林希逸用來分析莊子文勢時所用的一個術語。在〈逍遙遊〉篇中首段鯤鵬變化、蜩與學鳩笑之的後面，還有一則「湯之問棘也」<sup>118</sup>的寓言，把前述鯤鵬變化的內容重新又說了一遍。林希逸於此云：

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個證據。……據此一句，合結在下，以結語為起語，此其作文鼓舞處。<sup>119</sup>

這裡以「湯之問棘也是已」既做結，又做起，即前所述的文脈，再來說的是筆勢，但是林希逸用了「鼓舞處」這個新的評語。那麼「鼓舞」具體有哪些含義，在《莊子口義》中，林希逸非常頻繁地用到「鼓舞」一詞，含義十分寬泛，難以確指。以下舉二點做例證，對其概念進行歸納總結。

#### （一）表示運筆的變化多端

〈齊物論〉原文：「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堅白（指惠子）之昧終。而其（指昭文）子又以文之綸終，終身無成。」<sup>120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上言惠子，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，此是筆端鼓舞處。」<sup>121</sup> 前句評論的是惠子，後句則換了評論的物件，變成昭文之子。此是為了避免直線性的平鋪直敘，有意在歸結處轉換評論對象，造成行文上的起伏變化。

〈德充符口義〉云：

<sup>118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4。

<sup>11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5。

<sup>120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75。

<sup>12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30。



以接而生時於其心，才全而德不形，一智之所知，由前言之，三字皆是好字，到此段，接、德、智又成不好字，此鼓舞其筆。<sup>122</sup>

此處「鼓舞」是指上面三段皆言好字，到歸結處又接上不好字，造成文勢的起伏變化。

〈庚桑楚〉原文：「移是，今之人也，是蝸與鸞鳩同於同也。」<sup>123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

蝸與鸞鳩皆同譏大鵬，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，其見識與蝸、鳩同矣。蝸與鳩同，人又與蝸鳩同，故曰同於同也。此鼓舞之文。<sup>124</sup>

「移是」指是非不定之意。莊子不說人與蝸、鸞鳩相同，而是將他們夾雜起來，參差錯落著說「同於同」。這裡的鼓舞，也是所評論物件的參差變化與上例〈齊物論〉意思接近。〈天道〉云：「與人和者，謂之人樂；與天和者，謂之天樂」<sup>125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既曰天和人，又曰人樂天樂，鼓舞發越，其筆勢大抵如此。」<sup>126</sup> 此處亦是以參差變化之句法，將不同的名目夾雜，以形成參差變化之筆勢，其旨意在於點明相通之處。

## （二）替換字詞，反復說明

林希逸時常對某一概念或字詞的說法做多種替換，或使用排比句式，反復說明同一個意思。比如在〈齊物論〉中，關於「八德」有這樣一個定義：「請言其畛，有左，有右，有倫，有義，有分，有辯，有競，有爭，此之謂八德。」<sup>127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

<sup>12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95。

<sup>12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807。

<sup>12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367。

<sup>12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58。

<sup>12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12。

<sup>127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83。



八德之名，只是物我對立之意，卻鼓舞其文，做出四句。……看此等文字，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。若道倫又如何，義又如何，分又如何，辯又如何，爭又如何，競又如何，便非莊子之意矣。且倫字、義字、分字、辯字、競字、爭字，本無甚分別，如何名以八德？看得他文字破，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，方是讀得莊子好。雖使莊子復生，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。<sup>128</sup>

此所謂八德是指儒墨等派所執持爭論的八種。林希逸認為「此自『是』字上生起」因為人心的自私，有了個「是」字，為了爭一個「是」字，而劃出眾多的界線，就是八種表現的界線。所以此處林希逸說莊子的「八德」指的是「物我對立」，而在八種名目反復申說，以強調「物我對立」之意。道本無分界，語言本無定說，天地以外之事，聖人存而不論，天地以內之事，聖人論而不議，如何名以八德？實際上，莊子只是為了說明「物我對立」的情況，此情況林希逸稱其為「鼓舞其文」。

〈齊物論〉原文云：

齧缺問王倪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」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」「然則物無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，雖然，嘗試言之。」<sup>129</sup>

林希逸注曰：

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，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，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。齧缺同是之問，王倪不知之對，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。但如此撰造名字，鼓舞發揮，此所以為《莊子》也。<sup>130</sup>

林希逸主張齧缺與王倪的對話，是從上一段「知止其所不知」上來，談話之內容亦是對「知止其所不知」之展開，此處撰造寓言也就是對上文

<sup>12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34。

<sup>129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91-92。

<sup>13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38。



之意重新申明。

〈應帝王〉原文云：「立乎不測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」<sup>131</sup> 林希逸注曰：「只是無有字，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，筆端鼓舞，大率如此。」<sup>132</sup> 上述〈齊物論〉例，言莊子之「八德」其實不過是物我對立之意，不過變出八種名目以申說之而已。〈齊物論〉說，齧缺與王倪的對話，是從上一段「知止其所不知」上而來，是撰造寓言以說明上文之意；此〈應帝王〉例，則是以「立乎不測」這樣的妙筆形容來描寫「遊於無有」，實際上是重複言之。在這種反復說明的用法中，「鼓舞處」與莊子的「寓言以廣之」之意思差不多，可見，這類「鼓舞處」，可以簡言之為「重複言之，又重複言之」，有時又可叫「弄筆處」。

綜上所述，林希逸所謂的「鼓舞」，有兩種作用：一是通過句子成份上之對舉與移換，造成行文之變化多端；二是相同意思之詞語互相替換，或對一些話語用寓言故事加以印證，以起反復申說之作用。「鼓舞」是林希逸提出來的一個獨特概念，總之意思是言《莊子》文章必定是「開闔抑揚，前後照應」，即使行文上反復多變，亦自有其繩墨法度。林希逸提醒讀者勿被其虛幻荒誕的行文所迷惑，應於「鼓舞」處欣賞其文。

這種方法容易成為注解者指導思想的一把雙刃劍，就是能提示讀者欣賞《莊子》行文中之鼓舞變化，又會成為曲解文本的一種手段。因為於注解過程中，一旦遇意義難以申言清楚，而用「鼓舞」二字一筆帶過，有時難免會帶來一些弊端。例如〈在宥〉篇末<sup>133</sup>，林希逸注云：

莊子之書，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，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，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，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，不可不察也，開闔抑揚，前後照應，若看得出，自是活潑潑地。但其言語錯雜，鼓舞變化，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。<sup>134</sup>

可見，林希逸抱定一個看法，認為《莊子》每篇文章的筆勢一定是貫通的，因此對於〈在宥〉篇末的質文，就作出「言語錯雜，鼓舞變化」的

<sup>131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296。

<sup>13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29。

<sup>133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01。

<sup>13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廬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81。



解釋。

古書在傳抄中有時有脫簡、錯簡、衍文之類的錯誤，莊子文章也難免有錯雜、不通之處。如果一味抱著「其書本無精粗，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」(〈應帝王口義〉)的看法，將不通處解為「鼓舞變化」，便是為鼓舞而鼓舞了。然林希逸明確地提出《莊子》中之語言有「鼓舞」的筆法，在理論上確屬一大創新，它對正確把握《莊子》之筆法特徵，探尋文章真義是具有一定之指導意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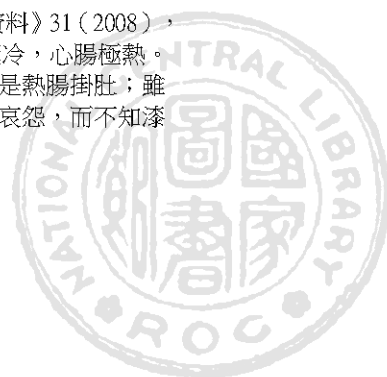
## 肆、對《莊子》文章之賞鑒

透過上文林希逸的闡發，可得知其注解《莊子》時，不僅對義理內涵做出說明和詮釋，注文中更加展現艾軒學派文道並重之學術傳統，由文學之視角評析《莊子》此一子學著作。林希逸以豐厚的學術素養及敏銳的文學鑑賞力，首次將《莊子》文章，由字詞、文法，到通篇的章法結構，一一展現，通過這些分析與鑑賞，他對《莊子》文章之文學價值給予高度的評價。以下整理總結林希逸對莊子文章的總述與評價。

### 一、《莊子》兼具義理與文學故「度越諸子」

《莊子》之文，雖談哲理，但又包含著強烈的感情。<sup>135</sup> 《莊子》深情之處所用的語言，則有文學研究的價值。《莊子口義》對《莊子》一書之強烈情感色彩所提及之注釋語言亦富有感情色彩。如全書對《莊子》讚歎不已，用「奇」、「奇特」、「絕妙」、「妙處」之類的評語隨處可見，且在各篇之中首尾一貫，一氣呵成，給予極高之評價外，更對於以「自然」為全書之中心主旨與精義，而撰造出如此精采的篇章及文學作品，推崇備至。如〈天道口義〉云：

<sup>135</sup> 李見勇：〈通俗易懂，曉暢明白——論《莊子口義》的語言特色〉，《文學資料》31(2008)，頁32。文中引胡文英之言曰：「清·胡文英《莊子獨見》說：『莊子眼極冷，心腸極熱。眼冷，故是非不管；心腸熱，故感慨萬端。雖知無用，而未能忘情，到底是熱腸掛肚；雖不能忘情，而終不下手，到底是冷眼看穿。莊子最是深情，人第知三閭之哀怨，而不知漆園之哀怨有甚於三閭也。』」胡文英謂莊子眼冷心熱是深情之處。



大凡著書所載所言，必非一事，此書翻來覆去，只說一箇自然之理，而撰出許多說話，愈出愈奇，別無第二題目。若如此看，愈見莊子不可及處，讀佛書者亦然。<sup>136</sup>

林希逸認為大凡論著往往包含不同之立意與宗旨，但《莊子》全書則以一「自然之理」為中心論題，各篇皆圍繞此意旨而發，並運用各種不同的寫作方式與表達技巧來呈現此哲學義涵，使之更加完整精練及更突顯《莊子》文章之奇特，文學筆力非一般人能及的文學成就。因此，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一書是一部蘊涵深刻智慧的子學著作，又在文學造詣上，登峰造極，令人驚豔不已。故在《莊子口義·德充符》說：

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，而其文獨精絕，所以度越諸子。<sup>137</sup>

又《莊子口義·發題》說：

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……左丘明、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，是豈可不讀。<sup>138</sup>

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一書兼具深刻義理內涵與高度的文學，其價值超越諸子百家之說，不可不讀此書。由此可知，林希逸對於《莊子》在文學上的成就與地位極為肯定。

林希逸也很讚賞莊子文章之形象描寫，如注說〈齊物論〉一段描寫地籟所包含的詩情畫意：

莊子之文好處極多，如此一段，又妙中之妙者，一部書中，此為第一文字。非特《莊子》一部書中，合古今作者求之，亦無此一段文字。詩是有聲畫，謂其寫難狀之景也。何曾見畫得箇聲出！自激者至咬者八字，八聲也；於與喁，又是相和之聲也。天地間

<sup>13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25。

<sup>137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225。

<sup>13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。



無形無影之風，可聞而不可見之聲，卻就筆頭上畫得出，非南華老仙，安得這般手段！每讀之，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。

139

〈齊物論〉此段描寫風的文字，確有不可言傳的情意，林希逸稱它是一首富有畫意的詩歌，又是一幅可聞不可見的風聲圖畫，似乎把讀者帶進《莊子》所創作的聲律與事物和諧統一之美妙意境中。從林希逸的評論精微，可見，《莊子》中之奇筆妙處，使得他讚賞不已。

## 二、「奇」字總括《莊子》文學之風格

在林希逸看來，《莊子》文章之獨特意境，主要還是在於它的奇特性。《莊子》文章意出塵外，變生其中，林希逸以「奇」字綜論《莊子》文學價值、特色與莊子寫作風格，也以此表達對《莊子》文學造詣的讚嘆。其評論《莊子》文章之「奇」，此「奇」表現在各個方面：

1. 下字奇：「尊足者，性也，尊足二字下得奇。」<sup>140</sup> 「九箇聞字真是奇絕！」<sup>141</sup> 「鳥之飛也，必以氣，下一怒字，便是奇特。」<sup>142</sup>
2. 文字奇：「天非人不因，人非天不成，亦是此意，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。」<sup>143</sup> 「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。」<sup>144</sup> 「三箇下衰，其文自奇。」<sup>145</sup>
3. 文句奇：「董，川鳥也；雞壘，雞頭也；……其在我者，初無貴賤也。此數句，奇文！」<sup>146</sup> 「本是若澤蕉，卻倒一字曰澤若蕉，此是作文奇處。」<sup>147</sup> 「不形之形，形之不形，不際之際，際之

<sup>13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5。

<sup>14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德充符口義〉，頁 89。

<sup>14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大宗師口義〉，頁 112。

<sup>14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逍遙遊口義〉，頁 2。

<sup>143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天地口義〉，頁 187。

<sup>14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大宗師口義〉，頁 113。

<sup>145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繕性口義〉，頁 254。

<sup>14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徐無鬼口義〉，頁 392。

<sup>147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人間世口義〉，頁 56。



不際，此等句法，皆是《莊子》之文奇處。」<sup>148</sup>

4. 譬喻奇：「《莊子》一書，譬喻處件件奇特。」<sup>149</sup> 「死留骨，生曳尾之喻，真是奇特！」<sup>150</sup> 「玄珠，道也。知，知覺也，離朱，明也，喫話，言辯也；象罔，無心也。知覺、聰明、言辯皆不可以得道，必無心而後得之。此等譬喻，也自奇絕。」<sup>151</sup>
5. 結尾奇：「只不疑二字，莊子鼓舞出來，卻撰出此數句，以結一篇之文，可謂其特。」<sup>152</sup> 「此篇，《莊子》之終也，卻以惠子結末，雖以其不預聞道之列，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，而其語亦自奇特。」<sup>153</sup>
6. 文勢奇：「既答其問，又以比喻結之，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，看他文勢起結，亦自奇特。」<sup>154</sup> 《莊子·馬蹄》曰：「夫馬，陸居則食草飲水」<sup>155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，翻做數行，中間添得幾句，愈是奇特。」<sup>156</sup> 《莊子·在宥》曰：「崔瞿問於老聃曰」一段<sup>157</sup>，林希逸注曰：「此一段模寫人心，最為奇妙，非莊子之筆，亦未易能也。」<sup>158</sup>
7. 文章奇：「孟子曰：『大人不失赤子之心』，便是渾沌不鑿也。莊子翻說得來，便如此詭怪，但文亦奇矣。」<sup>159</sup> 「入則鳴，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；不入則止，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。意與《論語》同，但文奇耳。」<sup>160</sup>

由以上注文之列舉，可知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一書無處不奇，故喜以「奇」字表示對《莊》文之讚嘆，顯示出莊子實為一文章之妙手，同時提出讀者若能仔細深究，必能了解《莊》文之價值與行文手法而讚嘆

<sup>14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知北遊口義〉，頁 342。

<sup>14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天運口義〉，頁 236。

<sup>15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秋水口義〉，頁 274。

<sup>151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天地口義〉，頁 189。

<sup>152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則陽口義〉，頁 396。

<sup>153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天下口義〉，頁 512。

<sup>154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達生口義〉，頁 290。

<sup>155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39。

<sup>156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51。

<sup>157</sup> 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71。

<sup>158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166。

<sup>159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應帝王口義〉，頁 136。

<sup>160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〈人間世口義〉，頁 64。



《莊子》文章之不凡與奇特。此為林希逸首開以「奇」字評析《莊子》文章之先河，其功績不可抹煞，後人「探究《莊子》散文藝術者往往繼承並發展了他的這一思維模式。」<sup>161</sup>

以文學來評點《莊子》，林希逸確是一個新的起點，《莊子》評點的發展與興盛，《莊子口義》實為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。總之，林希逸把〈天下〉篇作者<sup>162</sup>、司馬遷、成玄英等人對《莊子》文章藝術特徵之簡單評論，進一步發展成多角度、全方位的評析，<sup>163</sup>「這種獨特的研究視角，在莊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，他對《莊子》的多角度、全方位的評析，也為明清《莊子》散文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」<sup>164</sup> 明清以後，評點《莊子》的人越來越多，評析也越來越細密，對莊子文脈之分析把握遂成為莊子學之一大內容。

## 伍、結語

林希逸認為《莊子》一書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，其乃「矯激一偏之言」<sup>165</sup>，又指出《莊子》字義每與儒家經典不同之特徵，便大量地引用儒家概念之論斷來與《莊子》互相參照，對二者間之諸多觀念進行系統整合。以莊子的旨趣合於聖人，並在字句篇章上說明其相通之處的方法，使其成為一種淺顯易懂的注解方法。

《莊子》一書言論之過激部分，林希逸明確提出《莊子》乃「憤世」之書作為解答。而「憤世」說雖有《莊子》語言偏激方面之意，但更多是為了借「過當」、「過高」之說為莊子開脫，試圖將莊子拉入儒家之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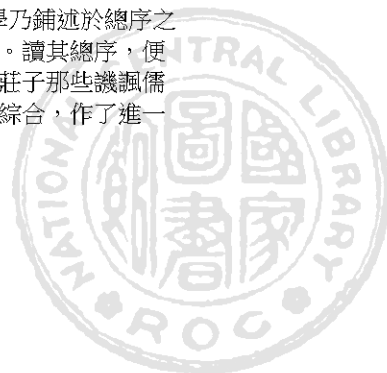
<sup>161</sup> 方勇：《莊子學史》，頁 136。

<sup>162</sup> 參見陳鼓應：《莊子今註今譯》云：「天下篇，為最早的一篇中國學術史；批評先秦各學派的論著，以這篇為最古。本篇保有了許多佚說，像宋鈞、慎到、惠施、公孫龍等人的學說，在這裡可以得到一個策略的了解。」陳鼓應：《莊子今註今譯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91），頁 928。

<sup>163</sup> 參見方勇：《莊子學史》，頁 130-131。

<sup>164</sup> 李波：〈評點視角下的林希逸《莊子》散文研究〉，頁 62。

<sup>165</sup> 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肅齋口義校注》，頁 491。林希逸在〈天下口義〉中，闡述此一觀點：「既總序了，方隨家數言之，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，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，則此老之心，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，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。讀其總序，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，東坡云：莊子未嘗譏夫子。亦看得出。」林希逸認為莊子那些譏諷儒家之言論，皆是矯激之語，他其實是不反對孔子的，而是他對前人觀點的綜合，作了進一步的發揮。林希逸並以東坡之言作論證。



營。其中「鼓舞」是林希逸對於莊子文章在表現手法上獨特的總結，「鼓舞」既是用來判斷莊子本意、以儒解莊時的一種工具，也是林希逸用來分析莊子文章時所用的一個術語。

以文學手法上解莊、評莊，肯定莊子書中所呈現之文學價值，濫觴於林希逸的《莊子口義》。《莊子口義》雖屬開山之作，但林希逸卻能經由字義、文脈、文勢、筆勢、鼓舞等分析一一解析《莊子》文學之技巧和獨特之處，並總述文學之特色與價值，闡釋出《莊子》中許多前人未曾闡發出的新意，又為後世治莊者提供一種新的闡釋方法，以及「以文士看莊周，以文章求莊子書」<sup>166</sup>的研究面向。林希逸這樣的解釋既體現他個人的風格，也充分顯示出宋元莊學之時代特色。

《莊子口義》是林希逸對《莊子》接受的原典注解，透過注文的疏解，他想呈現與詮釋的是《莊子》文本所涵融之文意。但精確地說《莊子口義》一書真正承載與傳達的並不是《莊子》書的本身或莊子本人文藝思想，而是林希逸以一個注疏者，對於《莊子》文本之體會。故《莊子口義》中所呈現之文藝內容，是林希逸對莊子的詮釋，不等同於《莊子》本身所涵的文藝思想。其在歷代《莊子》注疏中並不是更好的理解，然林希逸基於兩宋思想背景上，建立自身的詮釋視域來理解《莊子》哲學之展現，使經典在不同的時代，永遠有被「再創造」之價值與可能，也為莊學開啟另一面向，豐富莊學的研究。另南宋科考不考莊子，但林希逸以當時流行的文章分析法，解析莊子文章之妙，是很具有時代意義之作的。

<sup>166</sup> 龔鵬程：《莊周思想研究》（河南：人民，1983），頁118。



## 參考文獻

### 傳統文獻

- 梁·劉勰著，戚良德撰：《文心雕龍校注通譯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，2008。
- 宋·呂祖謙著，仇小屏研究編論：《古文關鍵》，臺北：萬卷樓，2010。
- 宋·陳起：《江湖後集》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357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。
- 宋·陳騏：《南宋館閣續錄》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505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。
- 宋·陳騏著，王利器校點：《文則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，1998。
- 宋·林希逸：《庸齋考工記解》，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95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。
- 宋·林希逸著，周啟成校注：《莊子庸齋口義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，1997。
- 宋·林希逸著，陳紅映校點：《南華真經口義》，昆明：雲南人民，2002。
- 清·李清馥：《閩中理學淵源考》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530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6。
- 清·徐景熹等纂：《福州府志》收入於《中國方志叢書》第72號，臺北：成文，1967。
- 清·郭慶藩輯：《莊子集釋》，臺北：漢京，1983。

### 近人論著

- 方勇：《莊子學史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。
- 池田知久：《莊子——「道」的思想及演變》，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1。
- 李波：〈評點視角下的林希逸《莊子》散文研究〉，《重慶社會科學》11（2006），頁59-62。
- 李見勇：〈《莊子》研究的新突破——論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〉，《內江師範學院學報》22.1（2007），頁49-54。
- 李見勇：〈通俗易懂，曉暢明白——論《莊子口義》的語言特色〉，《文



學資料》31（2008），頁 32-33。

昌彼德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：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臺北：鼎文，1974。

郎擎霄：《莊子學案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。

陳鼓應：《莊子今註今譯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91。

張梅：〈《莊子口義》對《莊子》文學的分析〉，《北京科技大學學報》20.1（2004），頁 13-17。

熊鐵基、劉固盛、劉韶軍：《中國莊學史》，長沙：湖南人民，2003。

劉大杰：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天津：百花文藝，1999。

繆天華：《成語典》，臺北：復興，1988。

簡光明：〈莊子評註初探——以《莊子口義》、《莊子因》為主之考察〉，《逢甲中文學報》1（1991），頁 219-237。

簡光明：《林希逸莊子口義研究》，臺中：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1。

龔鵬程：《莊周思想研究》，河南：人民，1983。

歐陽景賢、歐陽超：《莊子集譯》，臺北：里仁，2001。



# An Analysis of Lin Xiyi's Literary View of Interpretation in *Oral Significance of Zhuangzi*

Chin-Kuan Tsai\*

## Abstract

Lin Xiyi is a famous Neo-Confucianist scholar whose teacher is named Chen Zao during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. Being a member of AiXuan School, Lin Xiyi leaves a book called *Oral Significance of Zhuangzi*. Lin in his book uses a oral way to explain *Zhuangzi*'s ideas, besides interpreting *Zhuangzi*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, he also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*Zhuangzi*, spending more effort on *Zhuangzi*'s aesthetic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, such as rhetorical devices and style of *Zhuangzi*. With a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, Lin successfully makes this book a very important and open a new way of understanding *Zhuangzi*. Therefore, *Oral Significance of Zhuangzi* become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n *Zhuangzi*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an extraordinary work for its unique features among all the books which interpret *Zhuangzi*. In This thesis, I will follow Lin Xiyi's trace and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main characters of *Zhuangzi* in a literary view, hoping making a useful contribution to academic researches.

**Keywords:** Lin Xiyi, *Oral Significance of Zhuangzi*, *Zhuangzi*

---

Received: March 26, 2014; Modified: July 18, 2014; Accepted: August 4, 2014

\* Chin-Kuan Tsai, Master Student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, E-mail: dkwt2006@yahoo.com.tw

